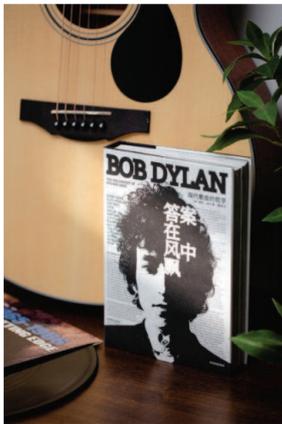


耳听八方

乐评人迪伦

李皖



想中迷失，像幽灵一样面对爱人。”

迪伦褒贬某位人物、解析一首歌曲所实现的独特，大多带有美国格调和地方印记，源出于发生在时间激流中的独特事物自身，是历史传统的现代个性流露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——很可能，也包括并不十分内行的相当一部分英语读者——迪伦的有些语言并不容易消化，是只有行家才懂的双关语，其闪烁的文辞光彩，尽属这个行业的内幕、奇闻、掌故以及八卦。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会欣赏它们。它们的劲爆有趣，就像骤然插入冰河的火红钢梁，隔十八丈远你也能看清楚那腾起的烟雾，闻到草叶和树皮烧焦的味道。在逗乐方面，迪伦绝对是个说段子的好手。讲起演艺界那些逸闻趣事，他的高明之处是不只让你爆笑，也让你静下时垂头思考，一遍遍默念，从中感到振奋，足以抵挡这个行业及不测人生中的诸般命运，虽然它们并不是创作指南、励志书或成功学。

在论及一位乐评人的优秀时，我们知道，比描述音乐和漂亮修辞更重要的，是洞察力、批评和乐识。这方面，迪伦显然才情傲人。那种探入灵魂、刺进骨髓的认识，对他来说张嘴就来，并且，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搬来，就是出自这张嘴，是你从没听到过的意见。吉米·里德是少有人谈过，但都没有像迪伦这样谈过，其见解老道得就像这论者本人也是一个里德，惟此方可以做到。这就是歌曲作家评论歌曲作家，是迪伦独有的优势。对汉克·威廉斯的演奏和演唱，迪伦的分析同样具有音乐家的高明，轻描淡写就指出了整个音乐界在当时的的问题。对约翰尼·派切克，迪伦三言两语即描绘出他的传奇一生，介绍了我们所不知的一位杰出歌手，令人喷饭又肃然起敬。谈及歌曲《不再痛苦》(Doesn't Hurt Anymore)时，迪伦直言不讳，指出这个殖民国家的罪恶，一种你无论如何猜想，可能都未必会想到的体制黑暗。由此，约翰·特鲁德尔，《不再痛苦》的作者和演唱者，一直受国家迫害的印第安人，迪伦所讲述的他的故事，直让人放下书要站起来！有的人永远骨头硬，眼神冷、心肠热，天生这样，至死也将如此。

那些闪烁着热情、智慧和真理光辉的语句，简直每一页都能看到。比如，“但前方总是黑暗的，因为你无法用光明去照亮光明。”比如，“生活里最好的东西是免费的，可你却偏偏喜欢那些最差的东西。”然而我更珍视那些富于洞察力的对音乐的卓见，比如关于个性化歌曲的内在矛盾：“有时候，当词曲作者使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歌曲，最终作品可能过于具体，令其他

人无法产生共情。给日记谱上旋律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一首发自内心的真诚歌曲。”紧接着这句话，迪伦道出了歌曲和演唱艺术，同时也是词曲艺术的一个奇怪的真相：“另一方面，西纳特拉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，一首内容似乎很平庸的歌曲也可以一再让你心碎。”我注意到，在话风上，迪伦是路子非常野的人物。这是个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家伙。有时候，他的话非常猛、非常毒，语涉不义，虽然语言生动，却是柄双刃剑。当然，你尽可以说这不过是修辞而已，一笑置之。在他百科全书式、具有全球视野、充满历史感的眼光下，画皮和面具纷纷倒下，世界的复杂性从没被讲得这么好过。

我还注意到——可能这一条最重要：迪伦通篇几乎没有提到作品的调性和和弦、拍号等等，所有那些可能与专业接边的术语和音乐分析，迪伦从不涉足。这与我熟悉的另一位乐评大家，著有《爵士乐史》和《爵士标准曲》的泰德·乔亚，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在乐评的语言策略上，迪伦更多是文学家，而非作曲家。但他没在谈音乐吗？不，他的每一个字都在谈音乐、谈作品，只是他始终坚持文学的方式，决不以乐谱分析充当乐评。作曲的归作曲，乐评的归乐评。乐评的内行，并不在指出一首歌是大调还是小调，一个乐句跨了几度，用了什么和弦。面对专业门槛外的爱乐大众，音乐本体如何用非专业术语来谈，音乐感受如何向人人都能交流的文学方式来讨论——迪伦的乐评，隐含着极其鲜明的音乐评论观念，也为此作出了示范。

极其重要，也非常严肃——这本书，还通篇隐现了另一个鲜明的音乐评论观念。自始至终，迪伦几乎一次都没挑选在编曲、录音、制作以及技术上引领时代的杰作，虽然这在他的时代是一再闪出耀眼光彩的事件，而且，在他完成自己的专辑时，也毫不含糊，非常重视这个方面。作为乐评人，迪伦将他的眼光基本上毫无例外，都投向了歌曲，投给了歌唱。至于编曲以及录音、制作，是第二位的，他很少单独论及。这种取向，暗示了迪伦在音乐评论方面另一条具有根本性的认识，即以歌曲和歌唱为主体的评论方向。当然，66首歌，实际上都是录音制品，迪伦评论的是录音成品而不是纸谱。但即使在这样的语境中，迪伦也未对名手演奏和高技术制作多看两眼，却多处流露了对简朴制作、对浑然一体的朴实演奏的欣赏。这合乎他对歌曲的看重——既然最重要的是歌曲本身的成色，那么一首歌曲的世界，自然是以它自身发出的一切成型；从外面添加、装饰的做法，要么本末倒置，要么画蛇添足。

很可能，与这种音乐观有关系，迪伦选择的这66首歌，大部分曲目，包括演绎它们的绝大部分歌手，对中国听众来说都相当陌生。乍见之下，我以为这反

映了迪伦的青少年经历，他的私人歌单，主要的是他年轻时受到了震撼的作品。但这种认识，虽然摸到了一点门儿，也还是狭隘。

为了做出准确判断，而不是仅凭印象，我作了一个统计。这66首歌，上世纪20年代的有3首，30年代无，40年代的有1首，50年代的有27首，60年代和70年代各有14首，80年代的有3首，90年代的有1首，本世纪初有3首——本世纪初的其中1首，其实是上个世纪，“美国音乐之父”福斯特的作品，录制于2004年。

这样看，七成多(60年代以前的)歌曲，确是迪伦年轻时期的，如今都已有50岁以上的歌龄。若再加上70年代的14首，这个比重高达九成。而且我注意到，它们大多是流行歌曲，对，就是大街的那种，在美国可能人人听过；以为没听过的，当歌声响起，立刻也会跟着哼两句。而摇滚乐史上，尤其被认为在精神上、思想上震撼世界的名作，没几首出现在歌单中。大西洋两岸的民谣和摇滚英雄，迪伦的时代同道，大都不见踪影。相反，我们所见到的，是佩里·科莫，了不起的歌匠；是“约翰尼与杰克”，媲美“西蒙与加芬克尔”的二重唱；是约翰尼·雷，与灵歌假声无关的非凡中性歌喉；是“奥斯本兄弟”，史上可能最霸气的蓝草乐队……在迪伦的笔下，他们一个个占据了舞台的聚光灯，虽然我们闻所未闻，却好像得具有传奇性。至于他们唱的歌，每一首，都是一个广大的世界。我依次、全部，一首首听了一遍。有些歌曲未见得像迪伦说的那么深邃，但迪伦的解读，却也并未虚言。也许他在提醒我们，在经典歌曲的认识方面，我们很有可能被摇滚乐史、被思想和概念过度渲染，忽视和偏离了从歌曲自身看其优秀的一些作品。

这66首歌曲，大部分，像是跟迪伦作品的风格品性没什么关系。奥妙就在这里，其实，大有关系，它们是迪伦心目中的好歌曲标杆。迪伦的歌曲创作，向来并不是从同道(他好像也没什么真正的同道)得到资源，而是从古老的歌曲大地获取了营养和教诲。大部分，包括熟知迪伦每首歌曲的歌迷，可能都并没有真正地掌握迪伦的世界，所以迪伦才是迪伦。这位现代歌曲的巨人，有着独一無二的宝藏，因此他是独一無二的。

这部书隐隐藏着世事的沧桑，是一个过来人的智慧，含着一个老者的时间珍藏。只不过，很少有读者会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并没有给你看他那苍苍的容颜，一切却像是时间本身在说话。当然，它注定会包含这一个方面，就像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时说的，“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，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形式”——这位老人，一定会通过该书，从歌曲和诗歌这两个方面，对他的一生作出说明。可贵的是，这说明常常是反省，对已经成传说，还在世界上继续传说的60年代，迪伦在反省。同时，他在反省历史，他的反省一直延伸进今天，也变成对今日世界的反省。

所以这部书不只是在讲美国歌曲，就像它的英文书名提示的，它也在讲“现代歌曲的哲学”。这一位叫鲍勃·迪伦的乐评人，身姿压得如此之低，貌似只是在一首首歌曲里，埋头扶犁耕地，但在他深耕的地方，正有一条从多个角度试图凿穿歌曲内核的路径，这一点，确实也很哲学。

2023年6月24日



徽乡物语(油画) 范洁 选自第22届“江南之春”美术作品展

干货

阮生

地里种着大蒜，叶子黄了，带着要倒的倾向。爱人从外地来电话，要我将三四个窝里的蒜秆合一起打个结。我知道，她要我阻止院里的这个倾向。

费点时间，我做了，弄了一身汗。没几天，一些组合，还是倒了，有些散伙了。强行凑一起，没多大效果。比如左边的蒜秆迁就近处的，就别扭了。根子不顺溜啊，有点像我，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爱人晓得我，所以她在电话里还说，你要是嫌麻烦就算了。结盟一起的蒜秆，在空中举着小拳头。我想就这样吧，等她回来！过了几天，拳头少了。我不踏实了，问邻居丽琴，她看了大蒜，说不要紧。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挖大蒜，她说要到端午边上，我问什么时候端午？她笑了，你还问我？又没看日历，我确实不知道，就像大蒜在泥土里站着还是坐着，是不是还在长？我都不知道。好吧，就这样让大蒜在地里搁着吧！

一些事情催着我，一些事情联系着远方，一些事情是自己定的。就有点忙了。我尽量简单。一天煮一次饭，第二天早上、中午用开水泡一泡米饭。冰箱里有爱人给我准备的腌萝卜、咸鸭蛋、熟排骨，还有朋友送的肉丸子。要吃蔬菜了，我将苦麻(给鸡吃的叶片)拧断，放在米粒里一起煮，等于饭菜都有了。青扑扑的气息，都是人间烟火。我想刚好给自己调一调，医生曾用十五副中药调过我的尿酸。我的体会，吃得好了，难免绑架了健康。痛风、高血脂，多是吃出的。我发现，连着三天不吃肉，肚子也不咕咕叫了。自己安排自己，自己认可了，就是一个人饱了，全家不饿。简单清淡，重新打造一下自我，也是蛮好的！

春天的雨水隔三岔五地来了，天地一片雾蒙蒙，黄山学院里的大团绿叶翻过了围墙。地里所有的拳头都散开了。杂草在蒜秆里蔓延。我看了好一会儿。

前一阵子，蚕豆的豆荚黑了，应该是雨水一次又一次地让它们黑下去的。不是突然有了漆黑的夜晚，黄昏也不是一个倏忽就有的答案。变化是微小的也是巨大的，是漫长的也是短促的。走在石头上，我觉得变化绕过了我！准确说是我一点点地放过变化。在土地和稼穡面前，我基本就是个空白！我急慌慌地剥开一个豆荚。青涩的豆粒里，一小点褐黄的颜色被我看到了。这个肯定不是想要的！不是霉，但离霉不远了。爱人辛劳的成果，如果在我手上毁了，那是罪过！我关了电脑，去摘豆荚。一颗蚕豆，有四五根秆子，一根秆子，有五六个豆荚。选住一个豆荚，两只手要往不同的方向发力，豆荚才能“啪”的一声拧下。这么多黑乎乎的豆荚，就像低落的夜色，让我有点发愁，又想着不管。好东西啊！平常素日，我想离肉味远点，但又要吃得兴头。我会要求爱人来一碗辣酱炖豆瓣。

是安庆老家那边的吃法。豆瓣里进辣酱，混合的阵势能单挑天下。热烈的酱红带劲了，它喧闹了黄昏和众鸟归巢。麻麻的舌头，额上的汗粒还有锅瓢碗盏，都在各自的角落里定位。就都耐人寻味了！微小的豆瓣让徽州高高隆起！难怪绩溪的胡玉美蚕豆酱横扫大江南北。当初，我就主张爱人种蚕豆，蚕豆在荒坡上也打发芽。省事又实在。现在，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埋头弯腰，将摘了果实的豆秆连根拔掉。我知道摘果实和没摘果实实的豆秆纠缠一起，不是清爽的局面。

当然大蒜和蚕豆不一样。地下的情况比地上要复杂。我还是有些搞不懂。我拦住了村里的邵婆子。蒜秆烂了，要挖了，不然一点都没有！离端午远着呢！看来有些回答是不靠谱的。邵婆子的话让我一激灵，我立刻找出小锄子。太阳偏西了，我在地里挖啊挖！

翻开泥土，尽是热闹。蚯蚓蹦蹦跳跳，点点大的虫子在钻来钻去。呵呵，我看到蒜秆不是站着也不是坐着，在笑着。笑纹是蒜瓣之间的界线，浅浅地往下，似乎在引导更多的秘而不宣。丰实的过程由浅到深。深到何处打住？边上的蒜瓣绕不过去。又不是画蛋，要那么多浅灰干吗？其实，那是边上的枣树筛下的。要说饱满，蒜瓣可是一点没落下。蒜瓣的饱满，是春天的饱满。那里有过干帆竟发，蒜秆都是理直气壮英姿勃发。地里有过的情景，还在我的脑海里波澜壮阔。顾不上许多了。我在一心一意地挖啊挖！身边都是挖出来的大蒜。我被大蒜围了一圈又一圈。蒜实底部的根须粘着泥土，湿湿的牢牢的，铁板一块了。我用手一点点地抠掉泥土。不拖泥带水了。蒜实白白胖胖的，又单纯又欢实。到了我的面前，就像一番长途跋涉，风尘仆仆！

地里任何一个岔儿，都给足了鹅黄、浅绿和深紫。我曾用小锄子清除了所有的死角和杂草。力气连着泥土从农

地里过一过，我比后到的叶子就先新了一回。我觉得轻松了好些，汗珠和颈椎、腰推里的锈斑碎落了不少！长时间面对电脑，是该多几个心眼呢！我怕我的生疏大意会把一个蒜实给毁了，挖山芋的时候，我犯过这样的错。依着蒜秆，我估摸着蒜实的位置。几次得手，就有数了。我想快点。蚊子在叮我的额头，却不敢用手去拍打。蚊子很坏，看到了我的手上都是粘乎乎的土。破土的蒜香在横冲直撞，一种浓烈的情绪是我一个人的。

不好，个别的蒜秆有点烂，结合部之间浊水淌出了。扯掉蒜秆，蒜实就湿漉漉地散了架。归根结底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坏了事。我有点多兴，也有点饿了，累了，太阳在空中剩一点点地地盘了，接下来的活儿将会变得暗淡和艰难。不管啦！先吃个鸡蛋吧。我拍了拍腰。还想去喂鸡。爱人才走的几天，它们怕我。后来，我用铁锹铲鸡粪，铁锹在它们头上挥来挥去，它们照吃不误。一只倒冠的黄母鸡趁了后院门开了，跑进菜园。我看了后。它一点不在乎，爪子在砖缝里又抓又挠，那样子又没到茄子地、黄瓜地里去，紧张个啥呢？自己给自己弄点吃的，又没犯错。是嘴总要吃的，子就算了。我知道它，鸡群里它很霸道，经常啄着其他的鸡，不让它们吃。那只黑公鸡喜欢它，它们互相看着，轻轻啄对方尖喙上的残屑。我有点搞不懂，这家伙下的蛋怎么和鸭蛋一样，有着青绿的外壳。它们都是家里老鸡孵出的呢！是我一手盘大的，才出壳的那会儿小样儿萌极了。怎么拿捏，都是毛茸茸的玩具。不知啥时母鸡不毛开翅膀，翘起羽毛对我凶神恶煞状。母鸡认可了小鸡被拿走又还了。小鸡长得有点样子了，我用手去捏脖子，它们不跑，晓得我在关心吃不饱？可是它们的祖宗八代，真的无法弄清了！

早成大鸡啦，我站在边上看着黄母鸡怎么搞。它的肥胖的屁股在左右摇晃，两只爪子在沟坎里划拉，一些根部和泥土被搅翻，深色的痕迹里，指甲花、马齿苋依旧鲜艳细长。我实在看不出这里还理着偌大的兴趣和在看。后来，我手一挥，它自觉地原路返回了！

现在，我又打开了，明明看到我端来玉米和饲料，“倒冠子”却一激动地冲了出来，后面还跟着一只麻雀伙计。这还得了，都出来了，我们还有蔬菜吗？我放下盆子，去追。它们从黄瓜架下钻进菜地里！黄毛一闪，又钻进黄豆叶里，那里同样看不到。我拿着铁锹围着地垄寻找和追赶。它们在青禾里把自己弄得像迷藏一样不近不远不好猜测。我拨开叶子找着。是的，赶走它们，我总不能发了疯似的打倒所有的青禾。河里的风，在叶片上摇动着。成味伙计的伙计，不是饿了，而是为了吃味道。它们躲着我，边缘边啄食着什么。我晓得，得寸进尺啦。它们喜欢更大的场子和自由！太阳不见了，剩下的光亮多不多快光啦！大蒜在等着我呢！它们在捣乱！我大喊大叫了，不断地拣起土块，可在犹豫，在掂量土块的大小。这两个淘气包啊！终于，我一身臭汗地将它们赶回去了。我很饿了！吃了个鸡蛋，地里的情况不容乐观！黑暗和蚊子将我团团围住了，我还是对准蒜秆挖啊挖！

第二天，我起了个早。昨晚睡在床上忽地想起，应该将蒜秆从蒜实上剪掉，特别是烂了的秆子，它们还会对蒜实一路烂下去的。果然，一些外面看着好好的蒜秆，在结合部里藏着浊水，还带着味。剪掉剪掉，不需要任何请教了。爱人说要回来了，儿子那里的高楼大厦呆长了，她还是念叨田园风光。土地和果实已经教会了我不少。事情做也就做了。不知咋搞的，我还想起了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张园剪掉的辫子。是的是的，早该告别辫子了。尽管徽州许多地方蒜瓣帮帮蒜实，在廊道里挂着、晾着。水是生命之母，又是腐败不太清晰的界线。剪刀在咔嚓咔嚓响，根须泥巴纷纷掉下来。一大堆蒜实在我的料理下独立又清爽，一甩手它们在土地上滚得又圆又远又欢。还好没有什么损失。我在教着蒜实，教到七十多岁的时候，圈又不是圈行又不是行的，弄混了。还有一小半懒得数啦！我太需要晴天啦，后来的情况不错，连着几个晴天，太阳抽干了蒜实里的浊水，我还摊开蚕豆，让它们一起成了阳光照耀下的徽州干货。



2023.6.8 至 2023.6.13